

史

記

史記

漢 宋 唐 唐

司馬遷撰
裴駰集解
司馬貞索隱
張守節正義

第五冊
卷三一至卷四二

中華書局

史記卷三十一

吳太伯世家第一

〔索隱〕系家者，記諸侯本系也，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。故孟子曰「陳仲子，齊之系家」。又董仲舒曰「王者封諸侯，非官之也，得以代爲家也」。

吳太伯，〔一〕太伯弟仲雍，〔二〕皆周太王之子，而王季歷之兄也。季歷賢，而有聖子昌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，於是太伯、仲雍二人乃犇荆蠻，文身斷髮，示不可用，〔三〕以避季歷。季歷果立，是爲王季，而昌爲文王。太伯之犇荆蠻，自號句吳。〔四〕荆蠻義之，從而歸之千餘家，立爲吳太伯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韋昭曰：「後武王追封爲吳伯，故曰吳太伯。」〔索隱〕國語曰「黃池之會，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：『夫命圭

有命，固曰吳伯，不曰吳王』」，是吳本伯爵也。〔范寧解論語〕曰：「太者，善大之稱；伯者，長也。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」。稱仲雍、季歷，皆以字配名，則伯亦是字，又是爵，但其名史籍先闕耳。〔正義〕吳，國號也。太伯居梅

里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。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，號句吳。壽夢卒，諸樊南徙吳。至二十一代孫光，使子胥築閭閻城都之，今蘇州也。

〔二〕案隱伯、仲、季是兄弟次第之字。若表德之字，意義與名相符，則系本曰「吳孰哉居蕃離」，宋忠曰「孰哉，仲雍字。蕃離，今吳之餘暨也」。解者云雍是執食，故曰雍字孰哉也。

〔三〕集解應劭曰：「常在水中，故斷其髮，文其身，以象龍子，故不見傷害。」正義江熙云：「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，有聖德，太伯知其必有天下，故欲傳國於季歷。以太王病，託採藥於吳越，不反。太王薨而季歷立，一讓也；季歷薨而文王立，二讓也；文王薨而武王立，遂有天下，三讓也。又釋云：『太王病，託採藥，生不事之以禮，一讓也；太王薨而不反，使季歷主喪，不葬之以禮，二讓也；斷髮文身，示不可用，使季歷主祭祀，不祭之以禮，三讓也。』

也。」

〔四〕集解宋忠曰：「句吳，太伯始所居地名。」案隱荆者，楚之舊號，以州而言之曰荆。蠻者，閩也，南夷之名，蠻亦稱越。此言自號句吳，吳名起於太伯，明以前未有吳號。地在楚越之界，故稱荆蠻。顏師古注漢書，以吳言「句」者，夷語之發聲，猶言「於越」耳。此言「號句吳」，當如顏解。而注引宋忠以爲地名者，系本居篇曰「孰哉居蕃離，孰始徙句吳」，宋氏見史記有「太伯自號句吳」之文，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。裴氏引之，恐非其義。蕃離既有其地，句吳何總不知真實？吳人不聞別有城邑曾名句吳，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。吳地記曰：「秦伯居梅里，在閩城北五十里許。」

居梅里，在閩城北五十里許。」

太伯卒，〔一〕無子，弟仲雍立，是爲吳仲雍。仲雍卒，〔二〕子季簡立。季簡卒，子叔達立。叔達卒，子周章立。是時周武王克殷，求太伯、仲雍之後，得周章。周章已君吳，因而封之。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，〔三〕是爲虞仲，〔四〕列爲諸侯。

〔一〕集解 皇覽曰：「太伯家在吳縣北梅里聚，去城十里。」

〔二〕索隱 吳地記曰：「仲雍家在吳郡常熟縣西海虞山上，與言偃家並列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在河東大陽縣。」

〔四〕索隱 夏都安邑，虞仲都大陽之虞城，在安邑南，故曰夏虛。左傳曰：「太伯、虞仲，太王之昭」，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。又論語稱「虞仲、夷逸隱居放言」，是仲雍稱虞仲。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，蓋周章之弟字仲，始封於虞，故曰虞仲。則仲雍本字仲，而爲虞之始祖，故後代亦稱虞仲，所以祖與孫同號也。

周章卒，子熊遂立。熊遂卒，子柯相立。〔一〕柯相卒，子彊鳩夷立。彊鳩夷卒，子餘橋疑吾立。〔二〕餘橋疑吾卒，子柯盧立。柯盧卒，子周繇立。〔三〕周繇卒，子屈羽立。〔四〕屈羽卒，子夷吾立。夷吾卒，子禽處立。禽處卒，子轉立。〔五〕轉卒，子頗高立。〔六〕頗高卒，子句卑立。〔七〕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，以開晉伐虢也。〔八〕句卑卒，子去齊立。去齊卒，子壽夢立。〔九〕壽夢立而吳始益大，稱王。

〔一〕正義 柯音歌。相音相匠反。

〔二〕正義 橋音驕驕反。

〔三〕正義 繇音遙，又音由。

〔四〕正義 屈，居勿反。

〔五〕索隱 譙周古史考云「柯轉」。

〔六〕索隱古史考作「頗夢」。

〔七〕索隱古史考云「畢軫」。

〔八〕索隱春秋經傳公五年「冬，晉人執虞公」。左氏二年傳曰「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伐虢，宮之奇諫，不聽。虞公許之，且請先伐之，遂伐虢，滅下陽」。五年傳曰「晉侯復假道伐虢，宮之奇諫，不聽。以其族行，曰「虞不臘矣」。八月甲午，晉侯圍上陽。冬十有二月，滅虢。師還，遂襲虞，滅之」也。

〔九〕正義夢，莫公反。

自太伯作吳，五世而武王克殷，封其後爲二：其一虞，在中國，其一吳，在夷蠻。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。中國之虞滅二世，而夷蠻之吳興。〔一〕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。〔二〕

〔一〕正義 中國之虞滅後二世，合七十一年，至壽夢而興大，稱王。

〔二〕索隱 壽夢是仲雍十九代孫也。

王壽夢二年，〔一〕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，自晉使吳，教吳用兵乘車，令其子爲吳行人，〔二〕吳於是始通於中國。吳伐楚。十六年，楚共王伐吳，至衡山。〔三〕

〔一〕索隱 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，春秋唯記卒年。計二年當成七年也。

〔二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行人，掌國賓客之禮籍，以待四方之使，賓大客，受小客之幣辭。」

索隱 左傳魯成二年曰「巫臣使齊，及鄭，使介反幣，而以夏姬行，遂奔晉」。七年傳曰「子重、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，巫臣遣二子書曰

『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』。巫臣使於吳，吳子壽夢悅之，乃通吳于晉，教吳乘車，教之戰陣，教之叛楚，寘其子廋焉，使爲行人。吳始伐楚，伐巢，伐徐。馬陵之會，吳人州來，子重、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。是。

〔三〕集解杜預曰：『吳興烏程縣南也。』

〔索隱〕春秋經襄三年，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，左傳曰：『楚子重伐吳，爲簡

之師，克鳩兹，至于衡山』也。

二十五年，王壽夢卒。〔一〕壽夢有子四人，長曰諸樊，〔二〕次曰餘昧，〔三〕次曰季札。〔四〕季札賢，而壽夢欲立之，季札讓不可，於是乃立長子諸樊，攝行事當國。

〔一〕索隱襄十二年經曰：『秋九月，吳子乘卒。』

左傳曰：『壽夢。』計從成六年至此，正二十五年。系本曰：『吳孰姑徒句

吳。』宋忠曰：『孰姑，壽夢也。』代謂祝夢乘諸也。壽孰音相近，姑之言諸也。毛詩傳讀：『姑爲諸』，知孰姑壽夢是一人，又名乘也。

〔二〕索隱春秋經書：『吳子遏』，左傳稱：『諸樊』，蓋遏是其名，諸樊是其號。公羊傳：『遏』作『謁』。

〔三〕索隱左傳曰：『闔戕戴吳』。

杜預曰：『戴吳，餘祭也。』又襄二十八年左傳，齊慶封奔吳，句餘與之朱方。杜預曰：

『句餘，吳子夷末也。』計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，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，不得是夷末。且句餘餘祭或謂是一人，夷末惟史記、公羊作『餘昧』，左氏及穀梁並爲『餘祭』。夷末、句餘音字各異，不得爲一，或杜氏誤耳。〔正義〕祭，

側界反。昧，莫葛反。

〔四〕索隱公羊傳曰：『謁也，餘祭也，夷末也，與季子同母者四人。季子弱而才，兄弟皆愛之，同欲以爲君，兄弟遞相

爲君，而致國乎季子。故謁也死，餘祭也立；餘祭也死，夷末也立；夷末也死，則國宜之季子，季子使而亡焉。僚者長庶也，卽之。闔閭曰：『將從先君之命與，則國宜之季子也；如不從君之命，則宜立者我也。僚惡得爲君

乎？『於是使專諸刺僚。』史記壽夢四子，亦約公羊文，但以僚爲餘昧子爲異耳。左氏其文不明，服虔用公羊，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。下注徐廣引系本曰：『夷昧及僚，夷昧生光』，檢系本今無此語。然按左狐庸對趙文子，謂『夷末甚德而度，其天所啓也，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』。若以僚爲末子，不應此言。又光言『我王嗣』，則光是夷昧子，且明是庶子。

王諸樊元年，〔一〕諸樊已除喪，讓位季札。季札謝曰：『曹宣公之卒也，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，〔二〕將立子臧，子臧去之，以成曹君，〔三〕君子曰〔四〕『能守節矣』。君義嗣，〔五〕誰敢干君！有國，非吾節也。札雖不材，願附於子臧之義。』吳人固立季札，季札棄其室而耕，乃舍之。〔六〕秋，吳伐楚，楚敗我師。四年，晉平公初立。〔七〕

〔一〕集解世本曰：『諸樊徙吳也。』

〔二〕集解服虔曰：『宣公，曹伯盧也，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，卒于師。曹君，公子負芻也。負芻在國，聞宣公卒，殺太子而自立，故曰不義之也。』

〔三〕集解服虔曰：『子臧，負芻庶兄。』案隱成十三年左傳曰：『曹宣公卒于師。曹人使公子負芻守，使公子欣時逆喪。秋，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。』杜預曰：『皆宣公庶子也。負芻，成公也。欣時，子臧也。』十五年傳曰：『會于戚，討曹成公也，執而歸諸京師。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。』子臧曰：『前志有之，曰聖達節，』杜預曰：『聖人應天命，不拘常禮也。次守節，』杜預曰：『謂賢者也。下失節。』杜預曰：『愚者，妄動也。爲君，非吾節也。雖不能聖，敢失守乎？』遂逃奔宋。』

〔四〕索隱 君子者，左丘明所爲史評仲尼之詞，指仲尼爲君子也。

〔五〕集解 王肅曰：「義，宜也。嫡子嗣國，得禮之宜。」杜預曰：「諸樊嫡子，故曰義嗣。」

〔六〕索隱 「諸樊元年已除喪」至「乃舍之」，皆襄十四年左氏傳文。

〔正義〕 舍音捨。

〔七〕索隱 左傳襄十六年春，葬晉悼公，平公卽位是也。

十三年，王諸樊卒。〔一〕有命授弟餘祭，欲傳以次，必致國於季札而止，以稱先王壽夢之意，且嘉季札之義，兄弟皆欲致國，令以漸至焉。季札封於延陵，〔二〕故號曰延陵季子。

〔一〕索隱 春秋經襄二十五年：「十有二月，吳子遏伐楚，門于巢，卒。」左傳曰：「吳子諸樊伐楚，以報舟師之役，門于巢。巢牛臣曰：『吳王勇而輕，若啓之，將親門，我獲射之，必殪。是君也死，疆其少安。』從之。」吳子門焉，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，卒。

〔二〕索隱 襄三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：「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？」杜預曰：「延州來，季札邑也。」昭二十七年左傳曰：「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」，杜預曰：「季子本封延陵，後復封州來，故曰延州來。」成七年左傳曰：「吳人州來」，杜預曰：「州來，楚邑，淮南下蔡縣是。」昭十三年傳：「吳伐州來」，二十三年傳：「吳滅州來」。則州來本爲楚邑，吳光伐滅，遂以封季子也。地理志云：「會稽毗陵縣，季札所居。」太康地理志曰：「故延陵邑，季札所居，栗頭有季札祠。」地理志沛郡下蔡縣云：「古州來國，爲楚所滅，後吳取之，至夫差，遷昭侯於此。」公羊傳曰：「季子去之延陵，終身不入吳國」，何休曰：「不入吳朝廷也。」此云「封於延陵」，謂因而賜之以菜邑。而杜預、春秋釋例土地名則云「延州來，闕」，不知何故而爲此言也。

王餘祭三年，齊相慶封有罪，自齊來犇吳。吳子慶封朱方之縣，^{〔一〕}以爲奉邑，以女妻之，富於在齊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吳地記曰：「朱方，秦改曰丹徒。」

四年，吳使季札聘於魯，^{〔一〕}請觀周樂。^{〔二〕}爲歌周南、召南。^{〔三〕}曰：「美哉，始基之矣，^{〔四〕}猶未也。」^{〔五〕}然勤而不怨。^{〔六〕}歌邶、鄘、衛。^{〔七〕}曰：「美哉，淵乎，憂而不困者也。」^{〔八〕}吾聞衛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衛風乎？^{〔九〕}歌王。^{〔一〇〕}曰：「美哉，思而不懼，其周之東乎？」^{〔一一〕}歌鄭。^{〔一二〕}曰：「其細已甚，民不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？」^{〔一三〕}歌齊。^{〔一四〕}曰：「美哉，泱泱乎大風也哉。」^{〔一五〕}表東海者，其太公乎？^{〔一六〕}國未可量也。」^{〔一七〕}歌豳。^{〔一八〕}曰：「美哉，蕩蕩乎，樂而不淫，^{〔一九〕}其周公之東乎？」^{〔二〇〕}歌秦。^{〔二一〕}曰：「此之謂夏聲。夫能夏則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舊乎？」^{〔二二〕}歌魏。^{〔二三〕}曰：「美哉，颯颯乎，^{〔二四〕}大而寬，^{〔二五〕}儉而易，行以德輔，此則盟主也。」^{〔二六〕}歌唐。^{〔二七〕}曰：「思深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？不然，何憂之遠也？」^{〔二八〕}非令德之後，誰能若是！^{〔二九〕}歌陳。^{〔三〇〕}曰：「國無主，其能久乎？」^{〔三一〕}自鄆以下，無譏焉。^{〔三二〕}歌小雅。^{〔三三〕}曰：「美哉，思而不貳，^{〔三四〕}怨而不言，^{〔三五〕}其周德之衰乎？」^{〔三六〕}猶有先王之遺民也。」^{〔三七〕}歌大雅。^{〔三八〕}曰：「廣哉，熙熙乎，^{〔三九〕}曲而有直體，^{〔四〇〕}其文王之德乎？」^{〔四一〕}歌頌。^{〔四二〕}曰：「至矣哉，^{〔四三〕}直而不倨，^{〔四四〕}曲

而不詘，〔三〕近而不偪，〔四〕遠而不攜，〔五〕遷而不淫，〔六〕復而不厭，〔七〕哀而不愁，〔八〕樂而不荒，〔九〕用而不匱，〔十〕廣而不宣，〔十一〕施而不費，〔十二〕取而不貪，〔十三〕處而不底，〔十四〕行而不流。〔十五〕五聲和，八風平，〔十六〕節有度，守有序，〔十七〕盛德之所同也。〔十八〕見舞象箏、南籥者，〔十九〕曰：「美哉，猶有感。」〔二十〕見舞大武，〔二十一〕曰：「美哉，周之盛也其若此乎？」見舞韶護者，〔二十二〕曰：「聖人之弘也，〔二十三〕猶有慙德，聖人之難也！」〔二十四〕見舞大夏，〔二十五〕曰：「美哉，勤而不德！」〔二十六〕非禹其誰能及之？見舞招箏，〔二十七〕曰：「德至矣哉，大矣！」〔二十八〕如天之無不燾也，〔二十九〕如地之無不載也，雖其盛德，無以加矣。觀止矣，若有他樂，吾不敢觀。」〔三十〕

〔一〕集解 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。

〔二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周樂，魯所受四代之樂也。」杜預曰：「魯以周公故，有天子禮樂。」

〔三〕集解 杜預曰：「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。」

〔四〕集解 王肅曰：「言始造王基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 賈逵曰：「言未有雅、頌之成功也。」杜預曰：「猶有商紂，未盡善也。」

〔六〕集解 杜預曰：「未能安樂，然其音不怨怒。」

〔七〕集解 杜預曰：「武王伐紂，分其地爲三監。三監叛，周公滅之，并三監之地，更封康叔，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。」

〔八〕集解 賈逵曰：「淵，深也。」杜預曰：「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」衛康叔、武公德化深遠，雖遭宣公淫亂，懿公滅

亡，民猶秉義，不至於困。」

〔九〕集解 賈逵曰：「康叔遭管叔、蔡叔之難，武公懼幽王、褒姒之憂，故曰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。」杜預曰：「康叔，武公，皆衛之令德君也。聽聲以爲別，故有疑言。」

〔一〇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王室當在雅，衰微而列在風，故國人猶尊之，故稱王，猶春秋之王人也。」杜預曰：「王，黍離也。」

〔一一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平王東遷維維邑。」杜預曰：「宗周殞滅，故憂思；猶有先王之遺風，故不懼也。」〔正義〕思音肆。

〔一二〕集解 賈逵曰：「鄭風，東鄭是。」

〔一三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其風細弱已甚，攝於大國之間，無遠慮持久之風，故曰民不堪，將先亡也。」

〔一四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決決，舒緩深遠，有大和之意。其詩風刺，辭約而義微，體疏而不切，故曰大風。」〔索隱〕決，於良反。決決猶汪汪洋洋，美盛貌也。杜預曰：「弘大之聲」也。

〔一五〕集解 王肅曰：「言爲東海之表式。」

〔一六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國之興衰，世數長短，未可量也。」杜預曰：「言其或將復興。」

〔一七〕集解 賈逵曰：「蕩然無憂，自樂而不荒淫也。」

〔一八〕集解 杜預曰：「周公遭管蔡之變，東征，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，以成王業，故言其周公東乎。」

〔一九〕集解 杜預曰：「秦仲始有車馬禮樂，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，故謂之夏聲。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，故曰周之舊也。」

〔二〇〕索隱 諷音馮，又音泛。杜預曰：「中庸之聲。」

〔二一〕索隱 左傳作「大而婉」。杜預曰：「婉，約也。大而約，則儉節易行。」寬字宜讀爲「婉」也。

【三】集解徐廣曰：「盟，一作『明』。」駢案賈逵曰：「其志大，直而有曲體，歸中和中庸之德，難成而實易行。故曰以德輔此，則盟主也。」杜預曰：「惜其國小而無明君。」案隱注引徐廣曰：「盟，一作『明』。」按：左傳亦作「明」，此以聽聲知政，言其明聽耳，非盟會也。

【三】集解杜預曰：「晉本唐國，故有堯之遺風。憂深思遠，情發於聲也。」

【四】集解杜預曰：「淫聲放蕩，無所畏忌，故曰國無主。」

【五】集解服虔曰：「鄧以下，及曹風也。其國小，無所刺譏。」

【六】集解杜預曰：「小雅，小正，亦樂歌之章。」

【七】集解杜預曰：「思文武之德，無貳叛之心也。」

【八】集解王肅曰：「非不能言，畏罪咎也。」

【九】集解杜預曰：「衰，小也。」

【十】集解杜預曰：「謂有殷王餘俗，故未大衰。」

【三】集解杜預曰：「大雅，陳文王之德，以正天下。」

【三】集解杜預曰：「熙熙，和樂聲。」

【三】集解杜預曰：「論其聲。」

【四】集解杜預曰：「頌者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。」

【五】集解賈逵曰：「言道備至也。」

【六】集解杜預曰：「偁，傲也。」

〔三七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詘，撓也。」

〔三八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謙，退也。」

〔三九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攜，貳也。」

〔四〇〕〔集解〕服虔曰：「遷，徙也。」文王徙鄆，武王居鄴。」杜預曰：「淫，過蕩也。」

〔四一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常日新也。」

〔四二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知命也。」

〔四三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節之以禮也。」

〔四四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德弘大。」

〔四五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不自顯也。」

〔四六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因民所利而利之。」

〔四七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義然後取。」

〔四八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守之以道。」

〔四九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制之以義。」

〔五〇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謂之五聲。八方之氣謂之八風。」

〔五一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八音克諧，節有度也。無相奪倫，守有序也。」

〔五二〕〔集解〕杜預曰：「頌有殷、魯，故曰盛德之所同。」

〔五三〕〔集解〕賈逵曰：「象，文王之樂武象也。簡，舞曲也。南籥，以籥舞也。」

〔索隱〕簡音朔，又素交反。

〔五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憾，恨也。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太平也。」〔索隱〕感讀爲「憾」，字省耳，胡暗反。

〔五〕集解 賈逵曰：「大武，周公所作武王樂也。」

〔六〕集解 賈逵曰：「韶護，殷成湯樂大護也。」

〔七〕集解 賈逵曰：「弘，大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慙於始伐而無聖佐，故曰聖人之難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 賈逵曰：「夏禹之樂大夏也。」

〔六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。」

〔六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有虞氏之樂大韶也。」〔索隱〕「韶」字體變耳。

〔六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至，帝王之道極於韶也，盡美盡善也。」

〔六〕集解 賈逵曰：「燕，覆也。」

〔六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周用六代之樂，堯曰咸池，黃帝曰雲門。魯受四代，下周二等，故不舞其二。季札知之，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。」

去魯，遂使齊。說晏平仲曰：「子速納邑與政。」〔一〕無邑無政，乃免於難。齊國之政將有所歸，未得所歸，難未息也。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，是以免於樂高之難。〔二〕

〔一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人邑與政職於公，不與國家之事。」

〔二〕集解 難在魯昭公八年。〔正義〕難，乃憚反。在魯昭公八年。樂施、高彊二氏作難，陳桓子和之乃解也。

去齊，使於鄭。見子產，如舊交。謂子產曰：「鄭之執政修，難將至矣，政必及子。子爲政，慎以禮。」^{〔一〕}不然，鄭國將敗。」去鄭，適衛。說蘧瑗、史狗、史鰌、公子荆、公叔發、公子朝曰：「衛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」

〔一〕〔集解〕服虔曰：「禮，所以經國家，利社稷也。」

自衛如晉，將舍於宿，^{〔一〕}聞鍾聲，^{〔二〕}曰：「異哉！吾聞之，辯而不德，必加於戮。」^{〔三〕}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，^{〔四〕}懼猶不足，而又可以畔乎？^{〔五〕}夫子之在此，猶燕之巢于幕也。^{〔六〕}君在殯而可以樂乎？^{〔七〕}遂去之。文子聞之，終身不聽琴瑟。^{〔八〕}

〔一〕〔集解〕左傳曰：「將宿於戚。」〔案〕注引左傳曰「將宿於戚」。按：太史公欲自爲一家，事雖出左氏，文則隨義而換。既以「舍」字替「宿」，遂誤下「宿」字替於「戚」。戚既是邑名，理應不易。今宜讀宿爲「戚」。戚，衛邑，孫文子舊所食地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服虔曰：「孫文子鼓鐘作樂也。」

〔三〕〔集解〕服虔曰：「辯若鬭辯也。夫以辯爭，不以德居之，必加於刑戮也。」

〔四〕〔集解〕賈逵曰：「夫子，孫文子也。獲罪，出獻公，以戚畔也。」

〔五〕〔案〕左傳曰：「而又何樂。」此「畔」字宜讀曰「樂」。樂謂所聞鐘聲也，畔非其義也。

〔六〕〔集解〕王肅曰：「言至危也。」

〔七〕〔集解〕賈逵曰：「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。」

〔八〕集解服虔曰：「聞義而改也。琴瑟不聽，況於鐘鼓乎？」

適晉，說趙文子〔一〕韓宣子〔二〕魏獻子〔三〕曰：「晉國其萃於三家乎！」〔四〕將去，謂叔向曰：「吾子勉之！君侈而多良，大夫皆富，政將在三家。」〔五〕吾子直，〔六〕必思自免於難。」

〔一〕案隱名武也。

〔二〕案隱名起也。

正義世本云名秦。

〔三〕案隱名鍾舒也。

〔四〕集解服虔曰：「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。」

〔五〕集解杜預曰：「富必厚施，故政在三家也。」

〔六〕集解服虔曰：「直，不能曲撓以從衆。」

季札之初使，北過徐君。徐君好季札劍，口弗敢言。季札心知之，爲使上國，未獻。還至徐，徐君已死，於是乃解其寶劍，繫之徐君冢樹而去。〔一〕從者曰：「徐君已死，尚誰予乎？」季子曰：「不然。始吾心已許之，豈以死倍吾心哉！」

〔一〕正義括地志云：「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，卽延陵季子挂劍之徐君也。」

七年，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，是爲靈王。〔一〕十年，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